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二月一日

國民政府公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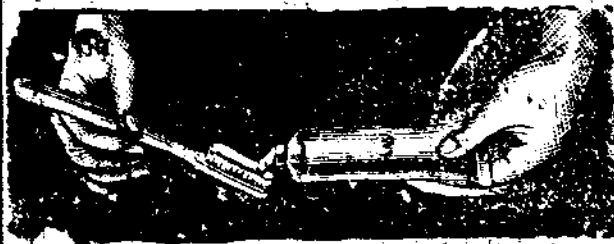
刑民 事 訴 訟 法 版 出

每本實收大洋貳角

琉璃廠 錦章書局

代售報夫購買脚力在內

雙妹老牌超等牙膏



此等牙膏精製美質固齒護牙之寶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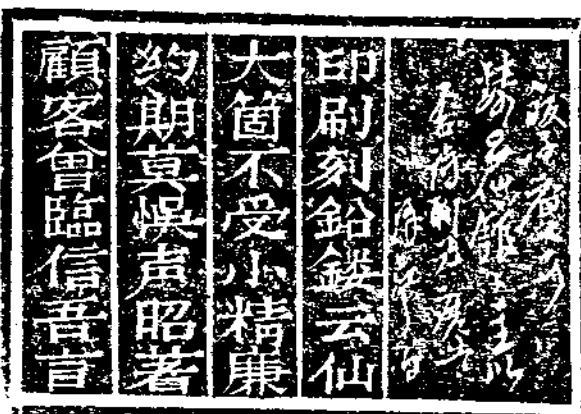
北平廣生行有限公司啓

汗脚氣 立即擦脚 愈三即愈 角

美面容 粉面刺 一即一 三即三 角

興華大藥房 前門外 西河沿 二加埠

中國照相館 沖大 洗減 價光 大業 像照 待優 南三五 路街安長西 九二南電



胡琴專門

做東徐蘭園(係梅) 蘭芳琴師(今特造) 成各種蛇皮胡 琴數百把發 音宏亮 每只三 元至三十元請君速 購外埠加郵六角和 外南新華街 竹蘭軒啓

求教 明月清風我齋主人聞揚風雅鼓吹文化擬聯

好雨莫嫌鳩喚早



投聯人姓名 住址

蓋章

本齋徵聯簡章

一期限 由本月二十七日起至九月十五日止截收逾 限不錄

二投聯 每聯將本刊紙剪下注明姓名住址蓋章送至 宣外北極菴二號平化合作社代收以便取獎時核對 每一聯收回卷資六分兩聯一角以回條為憑

三獎額 佳聯錄取第一名獎金四元二名三元三名二 元四名一元五名至十名五角十一名至二十名二角 二十一名至三十名一角(佳卷多時再增獎額)

四揭曉 各聯於九月十五日(即星期日)截止寫齊封 送名人詳閱九月十七日(即星期二)揭榜登載本刊

明月清風我齋謹啟

## 第十八章 訪學友何來意中天

滕爽和宛蓉隨談隨行。不覺已到亞北糖果店門口。便進去買了一罐巧克力糖及其他點心。一同回到家中。黃氏夫人說道：『你們考試的得怎麼樣了。』宛蓉尙未答言。滕爽接着說道：『此時那能知道呢！』黃氏夫人說道：『我知道。我說的是考試的題目好作不好作呢。』滕爽把考試的情形大略說了一回。俊侯由內房走出來說道：『聽你們這題目的意思。倒不算甚麼。但是。一樣看你們的本領如何了。』宛蓉笑着說道：『我自己的我知道是不行的。我那幾個考題。我總覺着不合我的意思。』俊侯說道：『這種情形也是有的。不過你不要自己犯了自餒的心理纔好。』宛蓉點頭不語。正在這個時候。滕肅跑了進來。一見滕爽。便分開雙手投到滕爽的身邊說道：『姐姐你給買糖來嗎？我要吃糖。你不給我買。……』宛蓉一看。很喜愛滕肅的神情。把她抱起來。

親了她的小臉說道。『給你買來拉。』滕爽打開糖罐拿了幾塊。鬥着滕肅說道。『你叫我。』滕肅展開小臉。笑眼看着滕爽。很誠懇的叫道。『姐姐！』滕爽又指着宛蓉說道。『你叫她。』叫親姐姐。『滕肅的小眼睛很誠懇的又看着宛蓉。』宛蓉笑道。『青姐姐。』宛蓉笑了。答應着說道。『你快給人家吧。不要難爲人家啦。』說着又把滕肅摟在懷中親着臉道。『我成了青姐姐了。不是紅姐姐啊。』說得黃氏夫人也笑了起來。此時樹本樹來二人也跑了進來。滕爽便將買來的點心和糖果。分給與她的兩個弟弟。一面拿着一塊咖啡蛋糕走到俊侯面前。說道。『爸爸。你也嚐嚐看。俊侯道。亞北的東西實在是很好。可是價值亦不便宜。接了過去。便也吃了。黃氏夫人拿了幾塊點心與宛蓉。宛蓉把滕肅放下。吃了二塊。謝了謝滕爽父母。忙說道。『天不早了。我可要回去了。』滕爽說道。『吃了晚飯再走。』宛蓉忙答道。『昨天我到這裏來的時候。我媽媽已經』

說過。在學校考試完畢。即要我回家。因為明天是我舅母壽日。須要同去拜壽呢。』黃氏夫人見她說的很是真切。也不便留飯。就對滕爽說道。『你把這點心和糖果。分給與宛蓉一半。令她帶回家去。』宛蓉便向黃氏夫人道謝。並到後侯面前鞠了一躬。辭了出來。同着滕爽出了上房。來到滕爽自己房內。宛蓉來到屋中也不坐下。仰着臉看那牆上的像片。滕爽拿着學校的簡章看着說道。『你怎麼不坐下。』宛蓉看着像片說道。『我不坐。我還要走呢。』說着用手指着一個像片說道。『這結婚的像片是在來今雨軒照的吧。』滕爽答應了一聲。宛蓉又道。『結婚的是誰呀。』滕爽看着簡章假意的厲聲說道。『走吧！』又看着宛蓉笑着說道。『人家看看簡章的工夫。聽你這些話。』宛蓉笑不住聲的說道。『拉洋車的有話。』活該。』滕爽放下簡章不作一語的奔向宛蓉身旁。一手把她的嘴擰住。一手揪着她的短髮說道。『活該活該……活

該。」宛蓉歪着頭。嘴中嘟嘟囔囔的笑也笑不了的說道。「勿活該。勿活該。……」滕爽看着宛蓉頭也歪着。嘴也咧着。便笑不絕聲的說不出話來。又正色的說道。「我叫你拉洋車。我叫你拉洋車。」隨鬆了手便跑到裏屋。把那茶色的呢帳拉開。往外探着頭說道。「勿活該。勿活該。」宛蓉走到穿衣鏡前照着用手理着髮笑道。「你損猴兒。你損吧！擰着人家的嘴還說得上「不」字兒來？」看了看滕爽又道。「你不用跑。我也不追你。我也打不過你。」指着臉向滕爽說道。「你看看。我給你告訴大媽去。反正我的臉。是擰紅啦。」說着便往外走。滕爽笑着並不發言。也不去理她。宛蓉走到外邊。便又回來說道。「你這討厭的東西。你也不給我一個台階兒。」滕爽走了出來說道。「誰叫你拉洋車啦。」說得宛蓉也笑了。宛蓉把簡章拿起來看了看。放在桌上說道。「走。誰還跟你這裏嘔氣呢。」滕爽走過來揪着宛蓉的胳膊說道。「我看看你

的臉。』宛蓉假生氣的神情說道。『你不用看。』滕爽看着說道。『紅一點兒。你先別走哪。』宛蓉笑意的說道。『不要緊我走啦。』說着走向桌旁拿了自己的文具。』滕爽說道。『再見哪。』宛蓉略一點頭說道。『再見。』滕爽送了出去說道。『我明天要上你那裏去。』宛蓉道。『好。』又收住脚步慢慢的走着說道。『我們那一天到商場玩玩去嗎。』滕爽點着頭說道。『也可以……』……商場我是不願意去的。』宛蓉笑道。『愛去不去。還求着你去呢。』說着便自走去。滕爽送出大門。見宛蓉上了車。便各道了一聲『再見』而別。過了幾天。滕爽來到宛蓉的家中。見了沈氏夫人叫道。『大媽。』鞠了一躬。沈氏點點頭答道。『你來啦。不要多禮啦。你母親怎麼沒有來呀。』滕爽答道。『我母親說過。有工夫要來呢。』沈氏夫人說道。『宛蓉許是在花園子裏溫習功課呢。』滕爽答應一聲出了房門。來到東北的一個月亮門。抬頭一看。見門楣

上橫着一塊匾額。是「意中天」三個字。回頭又週視了院中的房舍。心中想道。『這房的內外都修飾了一新。我每次來怎麼沒有理會呢。』心中想着已走入園中。絲柳成蔭。蒼翠蔽天。如茵的碧草。一望無邊。遠遠聽得那蟬鳴樹上。一對對蝶舞花間。陣陣清風微扶面。顛悠悠柳動波間。滕爽緩緩的走着。心况神怡的想道。『宛蓉在甚麼地方溫習功課呢。要大聲的喊她。很是不便。』心中雖是自言自語。只聽得冷冷的水聲作響。隨止住脚步。聽了聽順着聲音來到一個龍溝的旁邊。進前一看。裏面的水很是清明。可以見底。溝幫並未加工修砌。滕爽更是愉快的自語道。『好。很有些天然的風味。』看得正在出神。從上流沖下三五个花瓣徐徐的順水流去。滕爽看了一時凝神注視那花瓣走遠。心中若有一些幽深的感想。抬起頭來只覺得那秋風徐徐的吹在身上。神情清爽。心中雖有些邃想遐思的餘波。確也自語的說道。此時正是體育界的



人用功的好時期呢。隨轉面尋視園中。暗說道：『她在甚麼地方呢。』說着慢慢的走到一個茅亭的中間。心中甚是着急。隨不加思索。大聲叫了一聲『宛蓉。』只聽遠遠的聲音答應了一聲說道：『誰呀。是不是密斯滕啊。』滕爽答道：『是啊。你在甚麼地方呢。』又聽宛蓉說道：『快來。』滕爽有意去找她。但是不知她究竟的方向。隨大聲又喊道：『妳來吧。我在茅亭這裏呢。』一時聽得脚步聲響。又聽宛蓉說道：『妳在甚麼地方呢。』滕爽轉過身來見宛蓉用手分着櫻花樹枝走了出來。說道：『妳在這裏哪。』滕爽道：妳跑到那裏面去作甚麼呢。此時又沒有開花。』宛蓉挽了滕爽的手說道：『我要順着途徑走就要繞遠了。』說着二人携手順着石子甬道。來到一個空場碧草如茵。松蔭翠蓋中間獨獨的三間土房四週圍了不及肩的籬垣。此時二人來到籬垣的門前。滕爽抬頭一看見門眉上用綠竹杆組了四個竹字是『松蔭別墅。』滕

爽與宛蓉走到院中。滕爽仰面看時，橫了一方綠油金字的匾額，是「賞風軒」。三個大字。宛蓉說道：「這個房子我想到冬天把四面的風隔安好，也可以在這裏用功。妳看好不好呢？」滕爽點頭說道：「也很好。把前邊空場的地方修一個網球或者籃球場，更好啦。」宛蓉上了石階說道：「妳總是忘不了玩耍的事情。」滕爽笑道：「這也是三育的功課呀。怎麼……」宛蓉說道：「我們到屋裏坐一坐。妳看看四面進來的秋風，剛才吹的我心蕩神怡的時候，被妳叫了我一聲，才打破我沉醉迷離的秋感。」說着二人來到屋中。滕爽看着四週清幽的園景，口中說道：「黛玉感嘆這個秋景，妳有甚麼秋可感呢？」宛蓉笑着看了滕爽一眼，要怪她說的是壞話，又不懂此話怕怪錯了。隨着說道：「妳說的甚麼話。」滕爽心中被宛蓉這一句話說出，也覺不好意思，認爲失言。隨面現紅潮的無話可答，便低下頭去不語。